

最真实厚重的
历史传奇巨著

赵力
张育新
著

最后的 旗

2

通天神树

从嘉庆到宣统，首部披露百余年清朝
八旗命运的权威小说

他们终日无所事事，渐染浮华靡风。为求生计，“东北移旗”应运而生。
他们过着完全是野人般的生活，但总算是维持住了生命！
然而即便是“闯”进了关东，就真的能保万世不衰了吗……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赵力 张育新 著

最后的 叔的 旗帜

②
通天神树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最后的八旗.2, 通天神树 / 赵力, 张育新著. -- 北京 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090-1027-3

I. ①最… II. ①赵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3007 号

书 名: 最后的八旗.2, 通天神树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55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mm×990mm 1/16

印 张: 20.5

版 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9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1027-3

定 价: 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塞其兑，闭其门，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
是谓玄同。

——老子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走出抓帽胡同 / 001

古城虽云远，土沃宜稻粱。已令具稼器，即与菅田房。井地各著界，庐舍互相望。身既免役隶，官又无输将。犁锄虽习苦，四体庶自强。岁晚足狐兔，射猎多间场。一年成村聚，三年富城隍。

——清·吴清鹏《屯田行》

第二章 皇天后土 / 031

道光六年四月初一日，将军富俊携印赴古城子，挨屯面询京旗各户，咸知感戴皇恩，勤力耕作，麦苗出土寸余，禾稼耕种方完，视为乐土。

——《吉林外纪》

第三章 人妖之间 / 077

道光十六年七月庚戌，谕内阁：

兹据祥康等查明，古城子京旗将原房拆毁一百九十四所之多，实属不安本分……所有失察之历任该管各官，著查取职名，交部分别议处。嗣后如再有拆毁房间者，著该署将军等所议，分别枷责，游屯示众。

——《吉林通志·卷三·圣训志三》

第四章 玉石俱焚 / 110

桃叶儿尖又尖，柳叶儿遮满了天。在其位的明公，细听我来言。提起了宋老三，两口子抽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个小婊娟。婊娟一十六，乳名儿叫大莲。

——古城子民谣

第五章 世风浇漓 / 172

古城子，四大坏，德吴氏，余庆源，正蓝旗的猩猩怪，吃喝嫖赌梅家败。

——古城子民谣

第六章 马傻子进城 / 217

清同治五年春正月，著匪马傻子各股匪蠢起，由长春界扰及古城子。城虚无备，贼首马傻子为商民迎入城中，据十数日，焚署劫狱，案档全付一炬，蹂躏城乡，随处皆贼。幸有邑人穆隆阿等加意笼络，井市安堵，未遭焚掠。

——《古城志》

第七章 自清自浊 / 261

古城子的城墙是什么人修？城头古榆是什么人留？什么人在东门楼上走？什么人出殡压了两趟沟？古城子的城墙是双太爷修，城头古榆是魏长庚留，胡黄二仙在东门楼上走，大先生出殡压了两趟沟。

——古城子二人转小帽

第八章 妖为鬼蜮 / 290

枉挂了明镜高悬，枉掌了荣辱生死权。古城子，奸夫淫妇难定讞，
怎堪得金氏女千古奇冤！造恶的逞富逍遥法外，节烈的受屈命丧黄泉。
正与邪，自有那苍天可鉴，更有那春秋之笔史流传。壮哉！金氏女不屈
感天地。耻哉！郎安奎万刚论盖棺。呸！贪赃枉法小贪官。

——古城子皮影戏《金氏冤》选段

第一章 走出抓帽胡同

古城虽云远，土沃宜稻粱。已令具稼器，即与营田房。井地各著界，
庐舍互相望。身既免役隶，官又无输将。犁锄虽习苦，四体庶自强。岁
晚足狐兔，射猎多间场。一年成村聚，三年富城隍。

——清·吴清鹏《屯田行》

【穆隆阿来屯】

道光四年正月初五，天刚放亮，穆隆阿领着身穿里外三新的姜六格，去了户部衙门移民官署报到。

送走双录后，穆隆阿把自家的老宅卖给了阿訇。阿訇一直惦念着他家的房产，没还口给了一个好价儿。见阿訇还算公道，穆隆阿又拜托他，卖了内务府姜家的房产。手头有了钱，穆隆阿拘管着疯子六格，一块儿过了个有吃有喝的肥年。

移民官署设在前门外草帽胡同，专门负责护送移驻古城子的京旗闲散。官署门前，聚集了五十三辆崭新的大铁车，第一批移往古城子的五十三户京旗，每户一辆。乾清门侍卫容照、兵部侍郎耆英，作为钦差负责弹压护送。

对移民古城子，穆隆阿有个大致的打算。到古城子开一间药铺，自己当个坐堂医。年前，他特意到武安药市买回一批中草药，胆南星、杜仲、甘草、当归之类，都是关东不产的药材。乾隆爷的御笔金匾、祖宗匣子、简单的行李，都提前装在车上。他最悬心的是六格，要是临场一闹疯病，这趟移民就算吹灯拔蜡了。快到草帽胡同口，穆隆阿又停下脚哄吓了一番。怕六格说疯话，准备了一袋糖球，遇官兵盘问，就往六格嘴里塞上一颗。

六格一路嘴里含着糖球，眼珠子四处乱转，呜噜呜噜地自言自语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”容照路过他身旁，没太听清他说啥，问：“你小子叨咕什么呢？”六格“嘿”了一声，把糖球咽到肚子里，说：“大姑娘往被窝里钻……”容照扑哧乐了：“瞧你这点出息！”打马走了。穆隆阿吓了一身冷汗，一把将六格塞进车棚里，又在嘴里塞了个糖球。

朝廷规定，移驻京旗必须是身体健康堪种地者，一家三口以上。镶黄旗都统衙门没办法，这才把他们两条光棍滥竽充数了。穆隆阿明白，只要路上不出啥事，古城子那边有表哥图敏罩着，不会有啥纰漏。

刚过山海关，官道上斜刺里蹿出一只火狐狸，驾辕的青马吃了一吓，

两条前腿人立起来，顺着斜坡败下道去，把六格从车里甩了出来。六格被抛出六七丈远，大头朝下落在了沙土地上。穆隆阿吃了一惊，连忙过去扶六格，看他受没受伤。还没走到近前，六格一骨碌坐了起来，脸上满是诧异。他摸着后脑勺瞪着穆隆阿，不知道他是谁：“你是谁呀？我不在内务府当差，咋跑到这儿来了？”穆隆阿说：“六格，我是穆隆阿，你真不认识我了？”六格说：“你别蒙事儿了，穆隆阿是个哈哈珠子，你胡子拉碴的装什么嫩……”穆隆阿蹲下后发现，六格原先忽大忽小的瞳孔恢复了正常，明白是方才这重重一跤，可能把六格哪个不通的经络摔开了，也把他的人摔醒了。穆隆阿说：“我真是穆隆阿。你一大觉睡了二十年，这才刚醒。”六格又有些迷糊了，这些年疯疯癫癫地跟着穆隆阿，还多少有些影子。他问穆隆阿：“兄弟，咱们这是上哪儿啊？”穆隆阿说：“去一个有宽绰房子住，有二十垧地种，要什么有什么的地儿，那地儿叫古城子。”六格问：“我讷讷呢？我小舅呢？还有禄儿、对儿呢？他们咋不一块去？”穆隆阿寻思了半天，怕再把六格的疯病刺激犯了，糊弄他说：“他们去了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地界，那里太挤，容不下咱俩。黄五爷和载钦也在古城子，候着咱们呢。”

大铁车行进在官马大路上，发出“隆隆”的声响，气势迫人，引得沿途的百姓驻足围观。官马大路又叫“大御道”，康熙二十一年，康熙帝首次巡幸吉林城，特地修筑此官道。大御道宽阔平坦，全长两千二百余里，沿途设三十七个驿站。京旗移屯，奉旨驻防，各地官员十分重视。按照迎官接诏的规矩，小心翼翼地迎送这批京旗人家。京旗人说道多，喜欢挑理见怪，摆鼻儿。吃茺菜使羹匙——要的就是这个谱儿。这些京旗跟朝廷扯耳朵腮动，没准哪句话说错了，呈上一个文书，自己的官就做到头了。存着这个心思，接待的规格和礼数，一地儿好似一地儿。路上延宕了一个多月，车队才到了古城子。

古城子这边，妥协领图敏水没来先叠坝，诸事准备得妥帖。为了加强对京旗的管束，举荐载钦为中屯委骁骑校，专门负责京旗事务。载钦在阿玛的点拨下，安置事务有条不紊。从左屯招来人品端正的盛京闲丁，

早早地给京旗的房屋打扫干净，生产生活器具、口粮饲料、耕牛猪鸡等一应俱全。提前三天把火炕烧热，驱除空闲屋子里的潮气。京旗一到，有屯达引领回屯，安排入户。图敏在城内立了一所义学，三间里生外熟的大草房，南北大炕，摆放着整齐的书桌。学董聘请德高望韶的黄五爷、文举人余名异、武举人汪半城，以弘扬朝廷提倡的国语骑射。

容照、耆英大喜过望，一切听由图敏和载钦安置。耆英是正蓝旗人，贝勒穆尔哈齐的六世孙，东阁大学士禄康之子。他这次是专门护送五户宗室闲散的，其中也包括早期落户的黄五爷一家。耆英是末枝子人，辈分大，论起来是载钦的爷爷辈，载钦以家礼给他请安。耆英见他办事老成，向吉林将军衙门举荐，将他破格晋升为京旗佐领。

双录早早地候在协领衙门门前，见铁车大队隆隆开到，开始在人堆里窺摸。见到穆隆阿和六格，不容分说拉到自家的紫云楼，给老哥俩接风洗尘。满桌子地道的古城子杀猪菜，红烧熊掌、清蒸鹿脯、野鸡炖猴头蘑等几样野味，围在四周。双录特意提前两天赶到阿勒楚喀城，拉回原浆的皇武殿烧酒。拍开坛盖，满室醇香。

黄五爷早从双录口里得知穆隆阿来屯，捏着鹰嘴铁核桃等在高间里。穆隆阿领着六格进屋，打千儿请安行叩拜大礼，五爷左看看右看看，淌下两行老泪。他使劲拍拍穆隆阿，又使劲拍拍六格，骂了句：“小兔崽子！抓帽胡同的这几个哈哈珠子又团聚了！”

双录笑着征求五爷：“五爷，我看先开席吧，图协领和载佐领官身由不得自己，陪着钦差大老爷四处转悠呢。”五爷说：“行。咱们爷们先喝着，他俩啥时候到啥时候补上。”双录给大家斟酒，他逗弄六格：“我在抓帽胡同咋说来着，不撇悬吧？这就是兄弟我开的大馆子，血肠白肉，你甩开腮帮子可劲儿造^[1]，管够！”本以为六格会搂席，未承想却斯文起来，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，莞尔一笑，想了半天，说：“我见过您，在抓帽胡同那会儿，您说过吃肉管够。”

[1] 可劲儿造：方言，不加节制地吃喝。

五爷不错眼珠地看着六格，悄声问穆隆阿：“好啦？”穆隆阿点头说：“好啦。过山海关马车毛^①了，一个大摔，把疯病摔没了。就是一阵明白、一阵糊涂，还生活在先前的日子里呢。”六格突然怪怪地一笑：“嘿嘿，五爷，我认得您。大姑娘往被窝里钻……”这一句疯话，让在座的人登时心凉半截。

吃得杀猪菜，双录领着二人去了镶黄旗头屯。镶黄旗头屯在城东，他俩的新家安置在那儿。六格的家是四间海青房，大院套。牛棚里拴着两头耕牛，猪圈里圈着两口小猪，鸡窝里一只公鸡领着三只母鸡。屯达那爷和帮工刘大小子，早在屋里候着。刘大小子见东家来了，连忙推开屋门，躬身示意大伙进屋。屋子是东二间开门，进门是厨房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。东屋放着农具家什、粮食、饲料；西屋住人，里外间，南北大炕，铺着苇子席。地面铺着小青砖，南炕摆放着一对崭新的柜子和一个小方桌。双录问六格：“咋样，阔不阔？”六格说：“阔，这是谁家？”双录说：“你家呀，内务府姜家大院！”六格指着屯达和闲丁问：“他们是谁？我在内务府咋没见过？”双录介绍说：“这个是屯达那爷，屯子里最大的官，从今往后，你得听他的。这个叫刘大小子，是你的朋友，专门过来帮你干活、做饭、种地的。”

安排好了六格，一块进了穆隆阿的新家。也是四间海青房，一样的格局，只是牛圈里多了两匹马，一匹浑身像披着红缎子，一匹菊花青。走进里屋，南炕上坐着一个中年女子，正低头剪着窗花。穆隆阿一眼认出是桃儿，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桃儿从双录那里得到消息，也知道了穆隆阿的情况。见他进门，撂下剪刀，下炕跪在地上，什么也不说，一个劲儿地哭着磕头。双录不清楚里面藏着啥事儿，却意识到穆隆阿和汪家大奶奶关系非同一般，悄悄退了出去。

穆隆阿回过神儿来，伸手扶起桃儿，笑着说：“妹子不哭，这不是见

[1] 毛：源于满语“毛楞”，特指马受到惊吓后的应激反应。

面了嘛。”舒了一口气问桃儿，“格格，这些年过得好吗？”桃儿点点头，说：“阿哥，苦了你了！”穆隆阿笑着说：“没啥，命里九升九，难求一斗粮。格格能过上好日子，比啥都强。”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大致述说了这二十年的情况，桃儿说一阵哭一阵，弄得穆隆阿眼角泛红。两人正说得深入，没觑见六格悄没声地进了屋。六格凑到桃儿的面前，歪着脸瞅了半天，傻笑着说：“荷、荷、荷……”穆隆阿连忙捂住六格的嘴，正色告诉他：“这是汪佐领家的大奶奶，汪佐领是管屯达的大官，记住了没？你的房子、地，都是汪家大奶奶赏给你的，你要是敢胡说，就把你撵回京城去，啥都没有了！你叫，叫‘汪大奶奶’！”

六格机械地说：“汪大奶奶。”

“再叫一句。”

“汪大奶奶。”

“记住了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桃儿哭了，打开随身带来的包袱，掏出一捧毛榛子给了表哥。六格笑了，他牙口好，蹲在门槛上嘎巴嘎巴磕榛子吃。穆隆阿还是不放心，又过去问：“六格，这是谁给你的榛子？”

六格抬脸用下巴点了点：“汪大奶奶。”

恢复了平静之后，桃儿对穆隆阿说：“阿哥，刘大小子是汉军旗人，公母俩老实憨厚，就是有点小心眼儿。刚从金州私自跑来投亲的，知根知底。一家五口，媳妇胡氏、妹妹蓼花，还有两个哈哈珠子。条件是白住房，白使唤耕牛，承种六格的地亩，负责给六格做饭、换洗衣服，做些闲杂家务，每年交五石三色粮食。”

穆隆阿感激地说：“格格出息了，安排得多周全啊。六格的疯病时好时犯的，过了山海关一直妥妥的。今儿见着你刺激一下，有点不正常。”

桃儿说：“表哥的事慢慢来吧，别指望一下子去根儿。你这儿我也给你找个帮工，叫金龙，小公母俩，明天就能过来。听说你当了郎中了，图敏大哥和我商量过了，你还当你的郎中，地里的农活交给金龙侍弄。

金龙的老婆干净利落，就当老妈子使吧，咱家现在的日子，不在乎几个劳金钱。”

穆隆阿推辞说：“我看算了，我在京城一个人过习惯了，你嫂子歿了之后，一锅饼子吃三天，不缺胳膊不缺腿儿的，咋好意思使唤人家的媳妇，挺别扭的。”

二人说话间，六格突然跳了起来，风风火火地往外跑。他看见了马厩里的两匹马，嚷着要骑。穆隆阿怕他摔着，跟出去连哄带劝半天，六格才噤着嘴消停了。桃儿对穆隆阿说：“这两匹马是你妹夫汪半城送给你的见面礼。他原是青州旗人，武举出身，武把式荒疏了，如今满脑子的经济。人不坏，粗刺刺的，见面就知道了。”又说，“我在这儿忙活一天了，家里还有小崽子呢，我得回东官所了。晚饭给你做好了，在锅里呢。”临走前，桃儿又把刘大小子两口子叫来，嘱咐说：“明儿早晨给穆爷带口饭，傍晚午金龙公母俩就来了。”刘大小子点头哈腰说：“得了，汪大奶奶您放心。做不好，您拿鞋底子抽我。”

穆隆阿挺满意自己的新家，虽说不如京城的大宅门气派，却青堂瓦舍的，瞅着喜兴。趁着人静，他郑重地把祖宗匣子请出，按照老礼儿供在了西山墙上。敬香，三拜九叩，虔诚地颂道：“我瓜尔佳氏的列祖列宗啊，不肖子孙穆隆阿把你们请回满洲故里了。祈求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，保佑御匾关家在古城子家业兴旺，子孙繁衍。”

安放妥祖宗匣子，捱摸着找地儿挂御匾。没有门楼，没有堂屋，除了厨房，就是卧室，外屋是南北大炕，里屋是“卍”字炕，撒眸半天，决定把御匾挂在东山墙上。御匾用的是金丝楠木，煞手沉，一个人举起来挂不上。他隔着窗户喊六格，没人答应。又喊刘大小子，胡氏出来探头说：“东家在东甸子骑马撒欢呢，我家爷们儿怕有啥闪失，照应去了。你看他俩在那儿呢。”穆隆阿顺着胡氏手势，果然见六格在草甸子上骑马狂奔，扭头看自家圈里的马，菊花青不见了。

第十天头上，图敏、载钦恭送容照、耆英二位钦差返京。从多欢站赶回城子，立马把穆隆阿、六格和桃儿几家人邀请到紫云楼聚餐。这次

特殊的家宴摆了四桌，爷们一桌，女眷一桌，孩子两桌。黄五爷嘴上叼着翡翠鎏金小烟袋，红光满面地坐在首席上，笑眯眯地看着满地乱跑的哈哈珠子和小格格们，甭提多高兴了。

桃儿的大儿子武威特意从牧场赶回来，嘴唇上长出了黑黑的绒毛，一副小大人的做派。俗话说养儿像娘舅，武威的一张脸简直是从死鬼禄儿的脸上扒下来的。五爷看着心惊，想起了孩子的姥爷死鬼陈德公母俩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五爷也是第一回和桃儿见面，当年桃儿逃走时的背影还历历在目。桃儿三十岁了，有了成熟妇女的风韵，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轮廓。五爷假做不认识，眼皮都不往那边撩。桃儿一眼认出五爷。桃儿逃走时五爷已人过中年，现在虽说须发斑白，但模样没咋变化。五爷假做不识，桃儿顺水推舟，也不往这边撒眸。载钦看出些门道，悄声问身边的图敏。图敏起身敬酒，把载钦的问话岔了过去。六格显得格外兴奋，他愣眉愣眼的，看看这个，瞅瞅那个，没来由地呵呵傻笑。

楼上推杯换盏喝得热闹，楼下来了一群乞丐，竿头打着竹板，挨个铺面讨要。在冯记棺材铺前，竿头说了一段顺口溜儿：“打竹板，迈大步，眼前来到棺材铺，这个棺材可真好，一头大来一头小，装在里面跑不了！”惹得过往行人一阵哄笑。

六格在京城要过饭，竹板声勾起了他的疯病，他一蹶一跳地跑了出去，从竿头手里夺过竹板打起来：“不求富，不求贵，不向皇上磕头跪。不交税，不纳粮，不犯王法任徜徉。念啥书，耕啥田，人生不过几十年。”乞丐和行人都没听过这些段子，鼓掌喝彩。六格更来劲了：“人生不过梦一场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？富有四海皇天子，也得空手见阎王。”

穆隆阿急忙跑下楼，生拉活扯地把六格拽了回来。

【穆隆阿娶亲】

回到家，桃儿盘腿上了炕头儿，对汪半城说：“卖几匹好马，帮穆隆

阿续个弦。”

汪半城满嘴酒气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一个刚来屯的闲散苏拉，就说他是大舅哥图敏的表弟，也用不着自己给说媳妇吧。他迷瞪着眼睛问桃儿：“凭啥？我凭啥卖马给他续……续弦？”桃儿绷着小脸，一板一眼地回复汪半城：“就一句话，你知道他是我救命恩人就得了，其他的甬问！”

汪半城觉着媳妇不对劲儿，原来的痴症这两天不药而愈，就是动不动流眼泪。自己认识桃儿时她还是个十岁的孩子，能有啥事呢？汪半城去问图敏，试图通过大舅哥解开这个疙瘩。图敏半晌没言语，叹了口气告诉汪半城：“桃儿是个好格格，她的命是穆隆阿救的。别的你多余问，问多了，无益！”汪半城满心狐疑，可是大舅哥的话他不能不听。他让驭手把马牵到庙头马市，卖了四匹两岁的儿马，把银子交给了桃儿。

桃儿开始留心左屯四十个营子的姑娘。东家西家打听个遍，没有一个能上眼的。桃儿把孩子安顿好，去城里找勾秀云帮忙，看看中屯、右屯待字在家的格格里有没有可心的。勾秀云是个事儿妈，一听就来了兴致，问桃儿：“你们家武威还是哈哈珠子，不知你这是给谁说媳妇？”桃儿说：“是我表哥穆隆阿，他的福晋^[1]殁了，一个人怪孤单的。”勾秀云啧啧两声说：“咱可是见上的，京旗的爷谱大，一般的女子可伺候不了。”桃儿说：“不找一般的女子，长相一定得比我好，要温柔贤惠，会体贴男人的。”勾秀云又啧啧两声说：“妹子，你这可难为我了，谁不知道汪大奶奶是古城子第一美女！”桃儿说：“嫂子你就别消遣我了，我说的是正经话，不够这两条的不要。”见桃儿一本正经求自己，勾秀云开始在女子身上上了心思。

这天中午，外面下起了春雨。酒楼进来三个马贩子，一个麻子脸，一个刀条脸，一个螃蟹脸，坐在一块避雨喝酒聊天。聊着聊着便聊到了女人，谁家的姑娘夹不住了勾搭男人，谁家的媳妇找个拉帮套的，谁家的儿媳妇跟了老公公，净是些不着调的话。勾秀云乐意听这些猫三狗四的事，坐在柜台旁嗑着榛子旁听。麻子脸一惊一乍地说：“你们见过前郭

[1] 福晋：满语“夫人”。

尔罗斯包三爷家的大美人没有？”螃蟹脸说：“听说过，整个科尔沁草原都知道，这有啥稀罕的。”麻子脸鄙夷地一撇嘴说：“你知道个鸟，人家要招女婿了。”刀条脸说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算不得啥新鲜事。”麻子脸干了杯里的酒说：“不新鲜？你是不知道！你们知道人家要多少彩礼？说出来吓死你们。”两个伙计跟着问：“多少？”麻子脸伸出一个大巴掌，瞅瞅螃蟹脸，又看看刀条脸，卖关子说：“够你挣下半辈子的。瞅好喽，是这个数，五十两，不是白的，是黄的！”

勾秀云吐出嘴里的榛子皮儿，喷了一声说：“你就扒瞎^[1]吧，她那个玩意镶金边了咋的，敢要这么大的彩礼？”

麻子脸把头转向勾秀云，说：“老板娘你是没见过，先说长相，有闭月羞花之貌，沉鱼落雁之美。腰是腰，腩是腩，没缺彩儿的地儿。我到她家买马，远远地瞭过一眼，心酥肝颤了半年。”

“瞧把你悬乎的。”勾秀云说，“你见过汪佐领家的大奶奶没？再漂亮，还能有她漂亮？”

“我怎么没见过。她家在韩家甸子有个大牧场，我没少给她家倒腾马。没法比，人家像根小水黄瓜，她也就是个老豆角子。”

勾秀云来了精神，凑到桌前说：“这位兄弟，你还真说着了。我有个兄弟要说媳妇，啥都不差，更不差钱。你再说说，那包家姑娘除了长相好还有啥好？”

“这么说吧老板娘，人家是心灵手巧，读过四书，绣过锦缎，会做全羊宴。人还温柔贤惠，知疼知热……”

螃蟹脸坏笑一声，问麻子脸：“你咋知道她温柔贤惠、知疼知热？在一块睡过？”

“别扯犊子！”麻子脸说，“我和老板娘说正事呢。”

勾秀云心里乐呵，赏了三个人一盘酥鱼。当天傍黑，托来酒楼喝酒的左屯人，把消息传给了桃儿。

[1] 扒瞎：方言，没根据地瞎说。